

中國學研究



第五輯

Sinology Studies



濟南出版社

中國學研究

(第五輯)

吳兆路 林俊相 甲斐勝二 主編

濟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研究.第五辑/吴兆路 林俊相 甲斐胜二主编. -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2.6

ISBN7-80629-725-1

I. 中… II. ①吴…②林…③甲… III. 汉学-文集 IV. K 207.8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3717 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 250001

发行电话 (0531)6922073 607310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1094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19.00 元

书 号 ISBN7-80629-725-1/C·17



卷首语

《中国学研究》经过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它是一种高档次、高品位且很严肃的学术研究专辑。当然,这类专辑的出版,如果没有国内外一些师友的积极鼓励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大力支持,恐怕是很困难的。值此,我们真诚地说声“谢谢”。

《中国学研究》所收录的论文稿件,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其撰写人员一般是博士毕业或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大学教师或专职研究人员,在中国留学即将毕业的国外优秀博士生的论文也在遴选之列。稿件一般由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必要时送请有关专家预审。本专辑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创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旨在为繁花似锦的学术园地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中国学研究》犹如一个窗口,为我们了解国内外“中国学”研究提供帮助。作为编撰者,我们力争办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风格。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征集渠道还不是特别畅通,所以对有些优秀论文不能入选深表惋惜。本专辑今后将注意扩大国别区域的覆盖面,增强精品意识,多发表一些功底深厚、富有创见、新颖独特的好文章,以繁荣和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中国学研究》目前暂定为每年出版一辑,热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惠赐稿件。稿件一般限于1万字之内,并请提供论文软盘和打印稿,或通过电子信箱联系。

国内联系人:吴兆路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邮编:200433)

E-mail: zhaoluwu@fudan.edu.cn

zhaolucn@yahoo.com.cn

国外联系人:甲斐胜二

通讯地址:日本于814 福岡大学人文学部

E-mail: jiafeikai@ma2.justnet.ne.jp



目 录

专家论坛

- 1 读《昌谷集》论题札丛/陈允吉
- 12 竟陵派诗歌评点之学的传释论/陈广宏
- 21 关于“后七子”领袖人物王世贞在吴中的文学活动及其意义/郑利华

文学与哲学

- 31 汉武帝对儒家思想的疏离/杨光照 王治理
- 39 举扬玄帝 开诱迷朋
——论《礞溪词》的全真文化意蕴/蔡静平 郑伟丽
- 46 《十牛图颂》与《阿含经》/吴定洙(韩国) 黄清发 龙延
- 54 唐代讲经的法会及押座文的位置/荒见泰史(日本)
- 63 从全真七子诗文看全真教与佛教之关系/罗英华 陶丰 张春晓
- 72 从哲学角度看《诗经》农事诗/张春霞
- 79 丰子恺先生的艺术创作与佛教的关系/谢菊
- 86 现代视角下孔墨思想之比较/唐明燕

古今文学研究

- 93 论杜甫的思想与艺术创作的矛盾统一/丁启阵
- 101 “元和”文学新变的思想先导
——《春秋》新经学的传播及基本精神考述/雷恩海
- 110 论《唐三体诗》的刊刻及其价值/汪群红 史伟
- 121 谈谈对五代作家的评价问题
——兼评张兴武著《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孙华媛
- 127 由艳丽入老苍
——杨慎诗歌评析/王国德(韩国)



古代小说研究

- 135 从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题材看古代小说戏曲在叙事上的异同
/许琦敏
- 147 《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王文东
- 156 漫话“小说”之“小”/江玲

古代文论研究

- 160 论古代文学创作动力论中的“自适”“自娱”说/吴建民
- 166 从清初廖燕到现代鲁迅/吴兆路
- 173 20世纪“龙学”研究回溯/董焱 马勤

文化美学研究

- 183 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刘月
- 194 20世纪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范围的讨论综述/宁俊红
- 202 中国古代文艺结构问题三论/杨彬 黄念然
- 213 汉字文化圈的现状与未来展望/孙宝山(日本)
- 225 权力关系及其在中日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朱莉莉

现当代文学研究

- 234 试论闻一多早期的意象理论与意象创造/张森
- 245 相遇:在鲁迅与海德格尔之间/魏韶华
- 256 关于鲁迅的一点杂感/曲铭
- 260 李佩甫小说中百姓一族的一种国民性批判/姚晓雷 孙瑞丽
- 270 卞之琳诗歌之戏剧化/施勤 姜元花(韩国)

现代汉语研究

- 280 “样板戏”话语豪放的语言风格特征/祝克懿
- 289 时制的性质和汉语的时制/宋和妍(韩国)
- 300 现代汉语情态助动词研究综述/宋永圭(韩国)
- 307 补语研究现状述略/李锦姬(韩国)

民族风俗

- 319 齐长城与孟姜女传说/张华松 庄福友



- 327 红雪与唐代宫廷腊日赐物习俗/朱红
335 寒食节“扫墓”的宗教来源/杨艳琪 王秀林

国外汉学家介绍

- 342 日本著名汉学家:村上哲见博士/松尾肇子(日本)
345 韩国著名汉学家:孔在锡教授/安芮璿(韩国)

中国学论著论坛

- 347 “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完善结合
——张涛教授《经学与汉代社会》读后/王育济 范学辉
354 一部别开生面的转型期小说史
——读张兵先生《宋辽金元小说史》/许建平 孙明



读《昌谷集》论题札丛

●陈允吉*

一、咏怀二首

此《咏怀》诗二首，属李贺不得举进士归昌谷后作。其一以司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自比，于轻淡笔意之中包含着愤闷和期盼；其二则从诗人自己白发掉落这一生理现象说起，极写他由兹而引起的内心震撼，于是对镜感喟年寿不永，希望用潇散旷达的处世态度来求得一点自适。审察两诗写到的内容，无论是“长卿居茂陵”，还是“惊霜落素丝”，盖无一不与疾病之事相关，可见长吉当时的健康状况确实很糟，以故它们同样都是作者身心俱瘁、思想反复矛盾交战的产物。

第一首前面四句，全道长卿家居情状，绿草垂井，弹琴娱妻，和美自得。五、六句重在宣泄作者的愤懑之情，不说梁王、武帝弃长卿，偏说长卿弃梁王、武帝，若兹置身窘困境地而又力图保持人格尊严，正是李贺精神上长久承受压抑的反弹。七、八两句言欲藏书名山，冀能赢得身后极大荣耀，体现了诗人的一份豪气和自负。试分析比较本诗各个部分的形象刻画，当数第三、四句影摹之长卿夫妇家居生活图景最为出色，所谓“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设语简炼纯净，涉形顿致传神，充满了温馨气息，历来备受论诗家们的称道。顾陈本礼之《协律钩玄》笺释是诗，即尝评曰：“三、四（句）活画出一风流潇洒之长卿来，笔致趣甚。”而林同济的《李长吉歌诗研究》也说：“弹琴两句写夫妻相处之乐，轻轻一笔，描得栩栩如生，却又期期入微。”评价可谓甚高，应承认它是李贺诗中一处非常经心的艺术创造。

《咏怀》其一对长卿夫妇家居乐事写得如是精切，并非意味着作者自身亦须同等具备这样的经历。李贺在这首诗内借用司马相如的题材

* 陈允吉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寓意自喻,其着眼点主要是在长卿“病免家居”这一基本事典之上,至于余下几处具体的细节描写,恐怕未必都是李贺本人生活的写照,不能因为其间写到了长卿的夫人卓文君,就认为业已找到一条重要证据,断言诗人也一定娶过妻室。我们认真阅读《昌谷集》全编,自当明白李贺的一生委实活得非常枯槁,其于男女爱情方面遭遇之蔽塞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纵然他的感情倾向有点逾闲荡检,但行为方式却远不如长卿那么练达潇洒,加上性格又幽郁怪僻,惟能将其潜愿之达成放到丰富多彩的想像空间里去。以故李长吉歌诗所传写的女性,基本上都属神仙鬼魅或历史、传说人物,绝大多数均不具备现行存在的品格,李贺之所以乐此不疲地描绘这些幻想性的艺术形象,往往是为了填补他实际生活中乏匮和缺失。按本诗“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一联的成功写出,宜该归因于诗人对相如、文君这段姻缘艳羨至深,而且越在他自感孤寂无聊的时候,就越加渴爱神往这种温馨怡人的生活境界。尽管诗人写的东西多属虚构,但凭其专注执着的态度及非凡之想像力,仍然能把他们心目中酝酿已久的意象刻划得体贴入微。征诸古人和前辈学者所作的评论,实则亦曾注意到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形,例如清人黎二樵《批点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即认为,《咏怀》其一“于寂寞中写出长卿极得意处”;近人陈貽焮教授则指出,“弹琴”、“春风”二句是表现了李贺“青年期特有的憧憬幸福爱情的心情”。黎、陈两家的识解洞明事端,不作过深的牵合索求,在一定程度上都触及了李贺撰写此联的创作心理问题,庶几近乎诗歌之本意。

《咏怀》其二是一首生命的悲歌,在这里把作者颠踣世途、劳瘁身心的苦恼感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出来。该篇从“日夕著书罢”下笔,接着叙述作者由自己白发凋零而造成他精神上的震荡,继之则慨叹生年短促及苦吟之殚思伤神,处在这前景暗淡、百无聊赖的情况下,李贺惟有感悟功名仕进实不足恋,转而希望眼前清静的乡居生活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安慰。对于命运淹蹇的李长吉来说,其苦吟好像总和疾病联系在一块,为了吟诗镂骨呕心诚然是侵害他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其身体的病因萎顿又往往愈能激起亢奋的创作热情,可以说自李贺始与诗歌结缘直至逝世,他并未真正跳出过上述两者交替互动的恶性循环。无何健康的恶化毕竟是一道警示,洵若兹诗所道及之“惊霜落素丝”云



云,就确曾引起长吉的恐惧,致使他不得不暂时遏制一下驰突躁动于其心际的欲念。李贺未成年时鬓发即开始斑白,兼之不断的缺损坠落,如是凋蔽病象发生在一位 20 岁左右的人身上,信然是其体质超前衰竭的外观表征,这就难怪诗人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了。他创撰于不同时期的众多篇章,俱尝涉及到这一早衰迹象。如《感讽五首之二》:“我待纁双绶,遗我星星发。”《崇义里滞雨》:“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伤心行》:“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长歌续短歌》:“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春归昌谷》:“终军未乘传,颜子鬓先老。”《平城下》:“别剑无玉花,海风断鬓发。”《公无出门》:“鲍焦一世披草眠,颜回廿九鬓毛斑。”《仁和里杂叙皇甫湜》:“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官街鼓》:“从君翠发芦花色,独共南山守中国。”诸若此类变异形象的摹划层出迭见,适足表明李贺对自己病症的忧虑终生莫能去怀。余者如《还自会稽歌》写庾肩吾“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马诗二十三首》其六写饥马“鬣焦朱色落,发断锯长麻”等,固非直演诗人本事,然托兴自喻之意向悉甚明显,论其图状赋形之熟稔征兆,盖亦与作者之自诉酷相肖类者焉!

二、南园其一、其五、其六、其九、其十三

《南园》收录李贺近体诗 13 首,为作者应进士试受挫回到昌谷闲居的这一阶段里陆续吟就,其撰作时序合系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春夏间。此中前面 12 首全以七绝行篇,状物抒怀交替互融,根据统一命题的要求寄旨侧重略呈小异,且各自触涉的地方均只限在“南园”之局部一隅,及末尾则改用一首五言律诗做为总结,并从更广视野范围内展示了当地一天自朝至暮物候景色的变化。它们的组合纵无严密逻辑联系,却依傍诗人注意力的转移视情安排,前后作品内容上尚能保持其连贯性,通篇语言幽闲畅净又不乏赡丽之美,遂而构成一个具备相同写实风格和抒情特质的有机整体。

李贺作为一位有名分的王孙贵胄,渴望通过入仕重振家业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命运之蹇舛,总是使他和机遇失之交臂。发生在此前不久的“名讳”事件,意味着李贺企求靠试举进士致身显达的道路顿告堵塞,面临这样一种狼狈遽惶的窘境,确曾引起他内心的剧烈震荡。



然而对惯受慈母关爱而殊怀乡恋的李长吉来说,其于碰壁之余挥泪离京返回昌谷,乃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嗣后经过一段时间乡居生活的调息,终日接受家人的温情关切,骋目饱览故园的旖旎风光,自然会给他带来一份精神上的宽慰。故体现在该组诗里的作者心境,显然要比他曩日困蹶长安之际所吟的那些歌行缓和一些,惟基调还是相当怆郁感伤。就拿上面所提到的几首作品考察,其间毋论兴发容华易谢的嗟叹,抑或宣泄恃才不遇之愤闷,都能准确地递达出他这个仕途失意者的悲慨情思。要知道长吉自幼体弱多病,即至成年犹不能摆脱痼疾的困扰,健康状况的恶劣与心理结构之蔽塞,加上整日价在冥思苦吟中煎熬,合成了导致他短命早夭的三大主观因素。凭这么单薄的身体意想“男儿何不带吴钩”,不过是替他不平衡的心态寻找一点刺激罢了,因此就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可言。按《南园》之九最后一句所谓“病容扶起种菱丝”云云,写的固为李贺在无聊中的自遣,而所呈现之诗人自我形象则带有明显的病态特征,于此无疑已透露出一丝让人感到不太吉祥的消息。

近代之昌谷诗研究者谈到唐诗的演进脉络,大抵都欹重强调李贺与李白之间的承传关系,而鲜少顾及长吉对杜甫艺术成就的摄纳融会,上述观点形成一种倾向乃未免失诸偏颇。其实李贺同李白在创作上的感触相通,最主要是凸现在那些长句和乐府歌行当中,第论其集内若干与现实生活较为贴近的乐府及乎近体众作,则诚然留下诸多蒙受杜诗影响的痕迹可供我们辨认。譬如《南园》第九首发端“泉沙哭卧鸳鸯暖”所描写的诗境,即明明白白是从老杜《绝句二首》“沙暖睡鸳鸯”句里脱胎而来。再如本组作品末后一首五律,虽说格调尚欠老成,但它全篇四联悉皆注意对仗,修辞设色复极工细,原其造物赋形的征状,似与杜甫某些写景五言律殊相仿佛。昌谷不以创拟律诗见称,然偶而为之辄觉精美可诵,盖亦深得少陵遗法之神髓者欤!

三、马诗其四、其五、其八、其十、其十五

《马诗》共收五言绝句 23 首,系李贺集中联缀同咏篇章最多的一组作品。该组诗歌围绕马广搜事典,寄兴述怀,情思专注,一以贯之,宜应由诗人在同一段时间之内依次陆续写成。考古今注家论及是诗题旨,



有不少人断定其为撰者自喻之作。例如曾益《昌谷诗解》云：“贺诸马诗，大都感慨不遇以自喻也。”近人梁超然《李贺诗歌赏析》云：“李贺咏马，亦是借马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循此认识逐章抽绎，其间各首之寄意可得迎刃而解，以上所云之几首当然也不例外，今采集诸家说法略作笺释：

其四“此马非凡马”一首，旨在强调作者自身非凡的来历和品质。按《晋书·天文志》的说法，“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官也”，“房星明，则王者明”，长吉自言房星属其本星，显然是对他唐室宗孙身份的自我矜伐。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评论此诗尝曰：“此马非凡马，自喻王孙本天潢也。”可谓一语中的。其五之“大漠沙如雪”，表现了诗人企盼入仕的自信心，犹言此身倘获知遇，必当一展所长。其八“赤兔无人用”这一首，略云俊才须遇知者方堪为用，不若凡劣驽马之可任人驱驾摆弄者焉！其十“催榜渡乌江”化用项羽兵败自刎典故，是一首叙述得非常动情的诗，大有知己背逝、无所依怙的感慨。其十五之“不从桓公猎”，则谓多士未蒙委附重任之时，殆无从见彼才艺高下；然一遇风云际会，当令世人仰首刮目相看。至于其余十八首绝句，所概括的内容与这五首大率近似，它们或美或刺，时悲时惜，假题抒意，各有比照，说到底都与作者的身世遭逢和人生期望休戚相关。

《马诗》藉咏马而自寓的题旨既如前述，而类似于此通过写马来宣泄己意的情况，按诸《李长吉歌诗》各卷又比比皆然。据台湾大学叶庆炳教授所作的统计，长吉径题《马诗》及诗中说到马的作品，合起来计有83首之多，占其诗集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诗人如此挚意喜欢咏马、写马，除能从描写对象马的禀赋、品质方面找出若干解释外，那末对于充当了诗歌创作主体的李贺来说，究竟有无某种潜在的特殊主观原因可供发掘呢？针对这个问题，叶庆炳做了很精细的研究，他的《说李贺马诗二十三首》（收入叶氏论文集《唐诗散论》，台北洪范书店，1977年出版）一文，在审实考定诗人出生确切年代的基础上，指出昌谷之所以对马怀有特别偏爱的感情，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生逢马年，肖属为马”。盖长吉云恨海愁，思绪百结，精神世界封闭阻塞，社会生活中众多实际问题未必一定会引起他的兴趣，而对附属于其一己生命之某些事象，却经常萦绕心际未能释念，故于撰述歌诗时动辄形诸篇端，每以其肖



属的穷达哀乐来转递自己的穷达哀乐。叶氏的论说捅破了李贺创作意识中的一重秘密,洵能帮助读者理解《马诗》之底蕴所在。

四、伤心行

是诗乃长吉于羁舍中撰就,其直叙衷曲之处并不很多,却善以环境气氛之烘托来表现诗人的主观感受,成为《昌谷集》里比较讲求含蓄的一首作品。诗人方当孤馆客夜,况又风雨交集、木叶啼啸,即如残灯、古壁、凝尘、飞蛾之类,亦皆令人触景生情而不能自持,故凡本篇所摹述之具体景象,悉属“羁愁穷病,满目凄然,无一不伤心者”(曾益《昌谷诗解》语),显得非常切题。按此诗第三句内的“幽素”二字,似不应如叶葱奇《李贺诗集》那样作“幽冷”及“幽寂”解,它倒是恰好道中了作者精神上的一种特有症候。林同济《李长吉歌诗研究》谓:“幽素犹云幽怀。”陈弘治《李长吉歌诗校释》则云:“幽素,犹言幽情也。”这两家的注释均从诗人主观方面着眼,盖无论“幽怀”或者“幽情”,指的都是一种久受压抑而幽郁伤感的心态。李贺长期处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当然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健康,殆如同“秋姿白发生”这么一类病象在他身上过早地出现,也就绝对不是偶然的了。

在我国历史上为数甚多的文学天才中,李贺也许是最早熟、最敏感地体验到了人生滋味的苦涩,这决定了他诗歌的基调是相当忧郁的。信如袁行霈先生于《苦闷的诗歌与诗歌的苦闷》一文中所云:“李贺是一个苦闷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抒写内心的苦闷。”虽然造成他这一精神特质有来自社会方面的影响,但诗人的心理结构却处于相对的蔽塞状态,甚至为关切的事物较少跳出一己生活的狭隘圈子,并且鲜能用通脱豁达的态度来调摄他的心灵。《伤心行》这首诗内作者自言:“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这正是一个久婴沉疴的感伤者在其身心交瘁中发出的微弱吟唱。而综观李贺一生徘徊、沉沦世途的全过程,此种悽惶的思绪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五、昌谷读书示巴童 巴童答

以上绝句二首,俱以李贺昌谷读书养病生活为背景,撰作年代差与上文提到的《南园十三首》相当。这是一个全由作者自拟的呼应结构,



前篇系他写给巴童看的作品,后篇则属借用巴童语气回答之代言体诗,经过一“示”一“答”,透露出长吉沉溺苦闷且又渴望获得宽慰的复杂心情。尽管两诗篇制短小,却提供了不少可用于了解诗人实际情况的信息,爰论在《昌谷集》内惟为兹篇独具,兼之频能招徕读者投以好奇目光者,乃是诗人关于自己容貌长相所做的一些诉述。

综观李贺短促一生,总是感到现实生活环境的不圆满,但他本身又存在着很多缺陷,甚至连容貌长相亦殊不尽人意。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尝谓:“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而《巴童答》这一首诗则说:“巨鼻宜山褐,庞眉入苦吟。”按以上两条材料,前者出于长吉亲姊的口述,后者乃是诗人借巴童的口吻来作自我介绍,均属真实可靠。近人朱自清先生《李贺年谱》汇总两者的说法,明确指出:“贺细瘦、通眉,巨鼻,长指爪,能苦吟疾书。”由此能让读者掌握到长吉外观形象一些最主要的特征。“通眉”也叫“庞眉”,是指两条浓黑粗大的眉毛连在一起,而鼻子过分的肥大,当然也会影响到脸部五官的正常比例。因为李贺“长指爪”,以后人还把他称作“长爪生”,这种病态现象之形成应有它所属主体的心理原因,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诗人对他自己面部器官过度生长的人为延伸。如这样一副纤瘦羸弱而近乎丑陋的怪模样,表现在以风流逸荡自命的李贺身上,不能不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如诗人于《高轩过》中所写的“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即表明他对自己的长相缺陷未能置之度外。周闾风所著的《诗人李贺》一书还认为,长吉《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的《十月》一首“长眉对月斗弯环”这句诗,亦是他感念自身眉毛的相状而触动灵犀的一处神来之笔。

六、兰香神女庙

读长吉这首《兰香神女庙》,应将王琦《汇解》所引贺集《昌谷诗》下元注视为重要的背景材料,该注明确指出“昌谷中之女山,即兰香神女上升处,遗几在焉”,由兹可帮助读者推知本篇女主人公本迹仙踪之由来。然见诸《太平广记》卷五十九,实则还有一条题曰《女几》的记载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同此诗写到的题材关系非常密切,今特转抄遑录其全文如下:

女几者,陈市上酒妇也,作酒常美。仙人过其家饮酒,即以素



书五卷质酒钱,几开视之,乃仙方养性长生之术也。几私写其要诀,依而修之,三年,颜色更少,如二十许人。数岁,质酒仙人复来,笑谓之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女几随仙人去,居山历年,人常见之,其后不知所适。今所居即女几山也。

以上记载原出《女仙传》,将它当做一个民间传说看待应无疑问。泊乎侪类口头创作体现了俗文学的固有特征,故于群众交口授受过程之中情节辄有变迁损益,其流播之具体形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嬗变是不奇怪的。而与之相应不同的书面记录文本,殆同然能显示出这种故事体变动不居的态势。

我们拿上引《女几》传说,与前揭贺集《昌谷诗》元注进行比较,可确认李贺在诗中歌咏的“兰香神女”实即“女几”。虽然两条材料各自演绎的物语细节不尽相同,如前者并未明言女几“上升”、“遗几”等事,而后者所作的交代尤为简略,但双方的基本骨架仍能保持一致,理当同属于一个母体故事。它们共同叙述了一位姓名不详的妇女,来到李贺的故乡昌谷附近山里修行,她得道后于上升处惟见一“遗几”在,人们习惯上就用“女几”来称呼她。传说似乎又作出了一种暗示,兹山亦因而被当地百姓管它叫做“女几山”。盖无论仙名与山名,看起来好像都与这位修行得道者的性别及其遗几有关。至于说到“兰香神女”这个名号从何而来,似别无他书提供旁证,或乃出自诗人舍质就文、为其独家给予之私溢美化亦未可知也。

按中国本土之道教迁演至唐代,缘受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得以大行天下,而此际依附于其肌体上的民间巫祝方术,也跟着这股势头乘机蔓延扩张。考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巫二教之关系,虽云“彼此相混”实亦“平行不废”(傅勤家《道教史》);爰入隋唐朝廷加强对佛教、道教的统一管理,巫教就失去了独立传播的地位,必须挂靠在道教名下才能继续发挥它的影响。如是崭新条件下形成的道、巫结合,展示出异常鲜明的世俗好尚:一方面是大量女冠、女巫积极介入世间人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则有名目繁多的女性神祇被各地民众列为奉祠享祭的对象。即如长吉本篇所叹美的女几,在道教神仙谱系内原来算不上什么重要角色,但昌谷一带的群众还是为她单独立庙供祭,由兹造成的声势亦颇足耸动方圆一区之视听。这种与其名分不太相称的做法,显然已超出了道教



正常祭祀活动的规范,更多的是带有浓厚的民间巫觋祝祷色彩。正因为如此,海外有好几位李贺诗歌的研究者,如日本的森濑寿三教授、韩国的金学主教授等,大抵都认为《兰香神女庙》一诗反映出了唐世乡间风靡“淫祠”的实际状况。

谈到所谓“淫祠”,凡有识者固恒以“冒滥”目之,惟于李长吉倒恰恰是他的兴趣所在。李贺好读道书、佛典,对老、释两家咸有相当多的接触,但那种屡见女流出没、带上神秘野性而光怪陆离的巫觋方术,却愈能满足他追求刺激的心理需要。因为女几山与其三乡居址仅距15余公里,诗人从家门口隔着洛水向南眺望,便能看到此山“遥岫相压迭,颓绿愁堕地”的景观。复检其集中《昌谷诗》之“纤缓玉真路,神娥蕙花里”两句,亦同样是叙及女几山和兰香神女庙的,故神女庙必定是他铭心难忘、数数登临游瞻的地方。《兰》诗说来好像是一首纪游之作,不过该篇稍接近于纪实的部分,实只限在前面十来句庙外的自然景物摹写,及乎诗歌之笔触转向神庙内部,作者随即全身心地沉进了一连串悠谬恍惚的思绪中间。自幼体弱多病而性格旷僻的李贺,在觐参这尊神女像时会投注如许深情关怀,除了欣羨神仙不受疾病困扰、生命永无止境外,亦潜藏着他对女性挚着强烈的眷爱。此诗非啻夸示女几之神通无比广大,替她争得了一份与往古男女诸仙平等交游的身价;并且又把神女的美丽形容得无以复加,使之俨然成为活脱脱的人间绝色。这一艺术形象与其将它当做神庙偶像的逼真写照,毋宁说是诗人毫无保留地再现出他幻想期盼的那种仙姝模样,其中当然也夹杂着某些想入非非的意念。宋末刘辰翁评点李长吉歌诗论及厥篇,即置“无谓”二字予以轻评,断定李贺在此诗里面所施加的幽眇思致,殊无现实的伦理教化意义可言。近人林同济先生之《李长吉歌诗研究》,则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对它作出肯定,以为“不知幻想之品,正在无谓”。然而不管怎么说,要当李贺进入了他的想像世界,确实很少注意从伦理道德上检束自己,总是不遗余力地营造倾炫心魄的幻觉境界,这正是诗人创作中惟美倾向的突出表现。

七、许公子郑姬歌

《许公子郑姬歌》由长吉羁居洛下期间撰就,系一首七言歌行体的



赠妓诗。此际诗中所提到的这位许公子,正与新近到洛阳的歌妓郑某发生热恋,不惜因她抛掷大量钱财,并在郑园设席邀请友好诸宗共同游赏,李贺适亦在与会者之列,遂应郑姬本人及其他游客的恳求,写下了这篇专叙艳情的诗章。按给曲里名妓题赠诗作,是唐代文士前行后效的群趋风尚,爰至中唐乃结习尤甚。这种受到商业经济支配的交流方式,对被赠者来说可资此抬高身价,诗人则将它当做展露才思的绝好机会,从而形成了大唐繁华都市生活的一道风景线。洎于本篇发端即有“许、史世家外亲贵”一句,故徐渭、王琦均曾指出,许公子是当时唐室的外戚亲贵。这一论断应无疑问,正因许某其人身属戚畹世家,所以在与郑姬的交好过程中会表现得如此豪奢。反观李贺是时之处境十分迫蹙,同这种绮靡的买笑遭遇固然无法沾边,惟出于其向往欲乐的天性,一旦在作品中间写到上述风流韵事,总难免泄漏出些内心的羡慕。尽管这首歌行缺少积极社会意义,论艺术性也不是李贺集内的上乘佳作,但从了解诗人的贵族意识及唐世民间文艺风行状况等方面看,却具备重要的材料价值。

考诸以门第出身,李贺算是本朝皇室的一位裔孙,其家世可远溯到唐高祖李渊的叔父大郑王李亮。但从大郑王李亮到李贺,其间历时约两百年,这一支早就疏淡了的血脉,也不可能给他一家带来多少沾溉。不过在长吉的眼光里,远祖的阔绰就意味着自身的人格尊严,家道堕人困顿更易于滋长怀旧的热情。诗人纵有高缈的想像力,但亦摆脱不了世俗观念的束缚,李贺惟恐别人忘记了他的高贵身世,故其所撰《金铜仙人辞汉歌》、《仁和里杂叙皇甫湜》、《酒罢张大彻索赠诗》等篇,尝一再以“唐诸王孙”、“宗孙”自称,并且把他的籍贯定到遥远的唐宗室发源地“陇西成纪”。这首《许公子郑姬歌》,写在郑园的一个集会上,当于斯时骏马骄行,宫锦溢彩,宾主杂沓,催人心奋,郑姬又拜请诸客恳求“皇孙”给她赋诗,这一切都为诗人站出来作自我张扬造成了极合适的气氛。此诗除了标榜作者的贵胄地位外,还对他的诗才极尽吹嘘之能事。恐怕李贺绝不怀疑,像他这样兼有名诗人和贵公子双重头衔的,古往今来只有曹植可与比拟。所谓“相如冢上生秋柏,三秦谁是言情客?蛾鬟醉眼拜诸宗,为谒皇孙请曹植”,听起来真有点陶醉。能够在引人注目的女性面前夸耀自己的才气和身份,显然被长吉视为平生很得意的一件